

历经25年沧桑的马鲁古冲突



作者: M. Ikhsan Tualeka

(社会变革活动家;我国社会网络主任,曾任2006年成立的马鲁古民主化观察协调员)

1月19日,距离第一次遭遇冲突蹂躏的马鲁古岛已过去了25年;这是我国种族和宗教关系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和人类悲剧之一。马鲁古群岛(马鲁古省和北马鲁古),除了拥有美丽和自然财富外,当地居民对宗教和人际关系持宽容态度,突然变得苦涩。雅克·贝特朗(Jacques Bertrand)、克里斯·威尔逊(Chris Wilson)、格里·范·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迪特尔·巴特尔斯(Dieter Bartels)和比尔吉特·布劳赫勒(Birgit Brauchler)等一些专门从事马鲁古研究的历史学家、科学家和社会研究人员称马鲁古的人类悲剧是我国社会政治上最大和最严重的基督教-穆斯林冲突。它成为最悲惨的民族政治冲突时期,沿着宗教路线延伸到摩鹿加群岛,在安汶和哈马赫拉群岛发生了严重的骚乱。

冲突的导火索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从安汶个人之间的争吵开始,然

后,扩大到群体间的战斗。冲突变得更加大规模、激烈和恶化,仿佛永远无法解决,因为,军队、警察、政府中的一些团体或派别和“分子”,包括宗教精英,利用暴力问题,特别是在安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当冲突发生时,总有一些当事人愿意占便宜。即使在眼前,有受害者倒下。冲突的高峰发生在1999-2002年期间,首先是1999年1月19日发生的“血腥马鲁古”事件,该事件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

没有关于伤亡人数的确切数字。然而,我国调查研究所(LSI)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马鲁古群岛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约为8,000-9,000人,与2011年叙利亚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当。据LSI称,由于冲突,超过70,000人被迫逃离或外流,超过29,000所房屋被烧毁,7,046所房屋受损,包括46座清真寺、47座教堂、719家商店和38座政府大楼。迅速扩大的冲突实际上表明,国家未能防止更过度的社会冲突。国家未能履行其保护公民的义务。

最初,社会各界将冲突理解为由普通犯罪行为或事件引起的事件。但实际上,对冲突的真正根源或冲突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分析和结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冲突是某些人或团体利用族裔、宗教和种族问题设计的捏造。其中包括雅加达精英参与的信号,特别是因为1999年是改革时代的第

一个选举年,标志着新秩序和苏哈多统治的结束。以及一些分析得出其他因素的结论,如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政府歧视等。无论背景如何,岛上真正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马鲁古尽管生活在差异中,但拥有强大的团结文化基础;岛屿、亚种族、宗教和语言。包括当社区之间发生冲突时通常用作解决冲突的媒介的传统。但实际上,这似乎不足以阻止当时的冲突变得过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基督教和穆斯林代表团于2002年2月签署了正式的和平协议,但是,冲突事件仍然主要发生在“基层”。甚至直到2011年,社区暴力经常在许多地区爆发或浮出水面,尽管规模很小、局部且规模有限。

在经历了各种关键阶段,直到实现冲突解决之后,现在马鲁古群岛已经和平了,甚至恢复过程也比一些当事方的分析和预测还要快。和平协议签署几年后,冲突的伤痕几乎可见。民众开始和平生活,尽管偶尔会有摩擦(冲突),但不是1999年冲突的残余,更多的是村际冲突。虽然,有时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冲突蔓延,直到有形成某种冲突预期委员会或冲突预期委员会的愿望,但到目前为止,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可以很快被克服。社区复原力以及预防和减少潜在冲突的能力的证据。即使在今天,马鲁古群岛的人们也学到了很多,这一事实被归

类为我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根据2021年中央统计局调查的我国最幸福的10个省份中,北马鲁古排名第一,指数为76.34,马鲁古排名第三,指数为76.28,与北加里曼丹的76.33略有不同。情况和成就相当出色,应该受到赞赏,特别是对于受到社会冲突打击的地区。至于走到这一步,当然,有许多来自民间社会、习俗和宗教的各种个人和团体或元素的作用和贡献。

从那些寻求解决冲突的人开始,以及那些通过各种行动和方法参与维护和维和的人。各方的作用,继续在“一家亲”的人民和宗教间社区之间建立公开沟通和对话的强烈意愿,是最根本的贡献。沟通和对话对于建立理解以带来相互信任非常重要,它是实现合作的充分社会资本,特别是在马鲁古的基督教-穆斯林民众之间。

宗教间组织和机构和社区也继续通过共享计划来减少潜在或可能引发冲突的计划,从而继续开展密集工作。同时,他们也在社会中播下了和平的种子。过去的黑暗经历成为最好的老师。我国教士理事会马鲁古分会、马鲁古新教教会、安汶教区和其他宗教团体继续表现出高度承诺。协同作用建立在各种动力中。对于各方的作用,目前,马鲁古的分歧是可以明智地处理的,甚至是独特的,分歧实际上可以呈现和谐、妥协和携手。例如,如

果马鲁古的省长是穆斯林,其副手是基督徒,反之亦然。同样,在安汶市和许多其他县市也是如此。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妥协。这就是我在许多场合经常提到的“多元文化技能”。一种社交技能形式,也存在于社区中的当地智慧中。

马鲁古群岛人民必须维护和加强参与维护和编织和平与和谐的智慧。Pela、Gandong、Larvul Ngabal、'Ain ni Ain、Kalwedo等地方智慧符号的转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统一工具。成为共同文化或“共同价值观”的象征,将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包括“本土”马鲁古人和移民)团结在一起。

有了现有的社会资本,马鲁古群岛的人民现在友好相处,互相帮助,肩并肩,不分部落和宗教。它们反映并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博爱和人性是普世价值和高度文明。还强调潘渣西拉和殊途同归不仅限于表现,而是真正反映在他们人民的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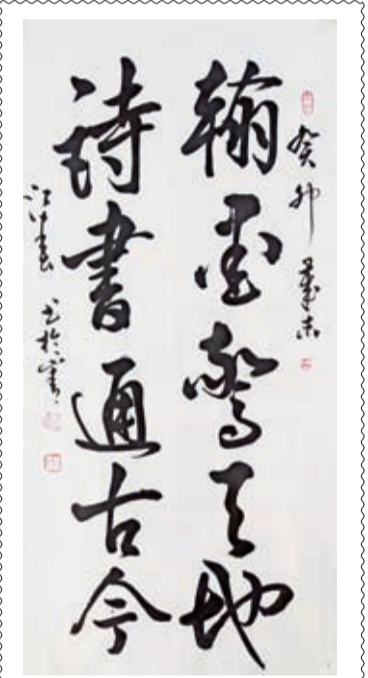
马鲁古群岛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不仅对今天和子孙后代的摩鹿加人民,而且对我国人民,甚至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从经历过冲突的地区学习,并能够崛起是当务之急。马鲁古群岛人民为我国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人从发生的冲突中获益,落后不是需要长期后悔的事情,它必须能够走出去,意识到立即清理和起床。

由分歧引起的冲突可

以立即解决,因为主要问题不在于分歧,分歧不是值得恐惧或避免的。与众不同并不意味着必须战斗,而是要相互尊重,找到共同点,以编织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

目前,我国正面临各种挑战,包括经常浮出水面的不宽容态度,以及可能威胁社会融合和国家完整的激进主义(宗教)。当然,在这些条件下,马鲁古群岛可以用作多元文化实验室和重要且鼓舞人心的学习的展示。教训是,尊重和尊重差异,包括选择或政治派别的差异,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如果它想保持团结,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中。

原文刊登于2024年1月19日《罗盘报》官网
译者:亮剑



江春书法作品

扑朔迷离的“罢免”提案

柳 凤 置 雨
■ 本报评论员:余凡

1月9日,有自称“请愿团”(Petisi 100)的精英,包括费沙尔(Faizal Assegaf)、玛尔万(Marwan Batubara)等,到雅加达中区的政法及安全统筹部大厦拜会马福特(Mahfud MD)部长。要汇报2024竞选作弊及罢免总统的可能性,引发各界议论。

马福特向他们说明,不能受理那些提案,因为不属于他权力范围的事。竞选违规操作的事应当向普选监督委员会(Bawaslu)及普选委员会(KPU)报告。至于要求罢免总统,使其不能干预大选进程,是政党领导和国会(DPR)的权力,政法统筹部不能插手。

《罗盘网》(KOMPAS.com)于1月16日报道,对于近日来热传废黜(pemakzulan)佐科维总统的话题,伽查玛达大学(UGM)的国家法治(Tata negara)专家载纳尔(Zainal Arifin Mochtar)表示:“我们担忧的并非其可行性或治国之道,但我担心其政治现实,因为日后可能在特定的状况或时段,破坏大选的进程,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

载纳尔解释说,根据1945年基本宪法第7章,在六种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被罢免。即为:背叛国家、贪污枉法、贿赂营私、触犯严重刑法、失德行为及不符合健康条件。其中对“失德行为”的界定常引起争议,这类情况在其他民主国家也频繁出现。

他希望罢免案的传言,不至于对2024年普选造成消极的影响,而废黜程序应深思熟虑后才作决定。“其实也该被评估的,不单是治国之道的视角,罢免总统的过程与普选完全没有关联。普选由独立机构的普选委员会所举办,而罢免属于违法事件。”

《点滴网》(Detik.Com)于17日称,人民协商会(MPR)主席班庞(Bambang Soesatyo)发表对废黜案传言的看法,他在雅加达史纳延对记者说:“关于罢免,远水难救近火,因为必须经过

议会表决的程序。”要有25名国会(DPR)议员提案,经过全体大会进行表决。“必须有两个以上党团支持,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argument),然后经过全体大会讨论,是不是所有党团都表示同意?完全说不定,所以说过程还很长。”

班庞接着分析,“接下来的程序还很多,必须呈交宪法法院(MK)进行材料(material)测试审核。如果宪法法院通过后,才能交回国会继续审议;但是如果宪法法院不同意,那就根本搭不上边了。”对于“请愿团”(Petisi 100)的提案完全不被看好。

政法统筹部长马福特在泗水市答记者问时说:“若要提案罢免,我们不能阻止。根据国家宪法,废黜总统必须因为贪污、行贿、严重刑事如谋杀案的事件。”“然后是触犯国家意识(ideologi),而第五条是违反道德伦理的底线。”作出了明确答案。

《时代网》于17日报道,海事及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Luhut B Pandjaitan)在其网站贴文:“要罢免什么呢?我搞不明白,坦白说对于最近的热烈争议感到伤心。”他提起有政府官员也讨论罢免议题。“那就对了,又为什么?”唉……人心难测!

国会(DPR)议长普安(Puan Maharani)接受“罢免总统”的提案,但指出,必须要有总统违法的证据。她于16日在史纳延国会办公区对媒体说:“人民的愿望可以提交国会,但其紧迫性是什么?既然只是提案和愿望,我们当然应该按规定接受并审理。”

《共和网》(REPUBLIKA.CO)于18日称,望加锡印尼穆斯林大学(UMI)国家法治专家法利(Fahri Bachmid)认为,“请愿团”的罢免提案充满政治谋划,真正目的是想造成对2024年大选的非法化(delegitimasi),该提案并没有合理的宪政依据,认为只是纯粹想象(imajiner)竞选话语。他说,罢免程序需要国会全体大会中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而全体大会必须有正式议员的三分之二与会才能生效;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国会整理所有证据并通过

罢免提案后,上呈人民协商会(MPR),人协在30天内召开须有四分之三议员参加的全体大会,被弹劾的总统或副总统有权在大会进行辩护;若有三分之二与会者认为国会的提案合理合法,才能核准。这是耗时费力的官司。

《罗盘网》近日披露,“请愿团”的发起人(Inisiatior)费沙尔宣称,废黜佐科维总统的行动得到多数政党的支持,他甚至放言,在推举普拉波沃及吉布兰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大印尼克(Gerindra)中,其党员干部中,有近半支持罢免总统的提案。

苏西省安达拉斯大学(UNAND)国家法教授安沙利(Feri Amsari)认为,废黜总统的提案可能按照宪法进行,但是其过程将牵涉到许多政府机构,还取决于政治博弈的需求。至于总统有什么把柄能成为罢免提案的借口?安沙利表示,佐科维宣称将对大选事务“插手”(cawe-cawe)的言论,再进行深入解析后,可能成为依法提告的突破口。

加上利用国家资源、政府官员为某候选人拉票,包括全国村长大会及分发福利津贴(Bansos)的行为都可列入总统干预选举的范畴。安沙利强调,如果人民经过国会发声,认为总统触犯法规并已经不再符合条件,则可以在总统任期内提出罢免的诉求。

评论分析,“请愿团”(Petisi 100)成员有不少激进主义者,其政治诉求多数不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广大社会民众应该冷静观察,切莫被“罢免”的传言所迷惑。

椰树吟

■ 巴厘:意如香

千岛椰林肩并肩
风云变幻瞬息间
扎根疆土江山守
狂舞婆娑利剑尖
总统竞选各争雄
千鸟民意手中求
火眼金睛选好人
慎防野心骗选票

美国银行业和债务违约问题

■ 廖省:林越

回顾去年3月,美国有3家银行接连“爆雷”。3月8日,与加密货币而闻名的银门银行(Silverage Bank)清盘。3月10日,美国排名第16的硅谷银行(SVB)资不抵债倒闭。3月13日,区域性的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被纽约金融监管机构接管宣布关闭。

刚缓一口气。4月28日,“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股价又断崖式暴跌43.3%。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与多家银行就FRB的前途紧急磋商,包括破产接管。市场对美国银行的信心受重击,白宫不得不破例“救市”。

诡异的是,美国仍穷兵黩武,怠慢经贸。德意志银行1月11日发表的报告中显示,2024年美国企业债务违约将超过去年的总额;由于借贷利率上升,继2023年美国债务上有限危机险酿成一波债务违约潮,美国债务新一波的违约潮将在不久后再次冲击白宫。

据穆迪(Moodys)公司数据,2023年下半年至少有59家美国公司拖欠贷款,比去年的违约总数增加53%,穆迪指责美国市场的借贷成本上升和贷款标准收紧给依赖信贷的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在12月份,有16家企业违约,高于11月的12家,而颓势仍在继续。

被誉为富有远见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吉姆·罗杰斯(James B. Rogers)一周前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实际债务金额远高于美国财政部所公开承认的34万亿美元数额;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目前美国真实债务总额可能已经超过163万亿美元。

高盛分析师扎克潘德尔1月9日发表报告认为,未来几年美债作为全球资产“价格之锚”的地位可能继续下降,随着美国利用美元主导地位实施的金融制裁会削弱美元的渠道功

能,自从美元和黄金脱钩后进入信用纸币时代,美元实质上步入了持续衰退的历史过程。

如今,全球央行已意识到,美元是有保质期的,在美国高企的债务阴影下,国际正加速去美元化和抛售美债;很明显,在外储资产中需要真正的钱,以对冲美债敞口。接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1月10日写给股东的信函中也表示,美国银行业危机目前并没有真正结束,逐渐接近另一场大地震的开始,并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一些抗风险能力低的美国“影子银行”面临的可能是一场随时爆发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投资者也对美国的财政状况敲响警钟,达里欧(Dario)预计美国将在2024年出现债务危机,理由是高借贷成本和美国财政部偿债负担能力恶化。

据美国财政部2023年历次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统计显示,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已经降至2022年5月以来的最低。中国将美国国债持有量削减至14年最低点,在过去的24个月内,有22个月都在抛售美债;成对比的是连续12个月增持约225吨黄金储备。

1月7日,美国财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在无法支付全部付款义务时,不承诺会优先向全球债权人偿付美国国债的计划。”露出了“霸权”的赖皮嘴脸。

当地时间1月12日,美国华尔街多家大银行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财报显示,花旗银行(Citi Bank)第四季由盈转亏,CEO直言当季业绩“看起来很糟糕”“极其令人失望”,该银行营收同比下滑3%至174.4亿美元,逊于分析师预期的187.4亿美元。

花旗银行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裁员2万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10%,预计将可以节省高达25亿美元的资金。花旗集团声明称:“随着花旗快速过渡完这种新模式,公司致

力于留住最优秀人才,同时为将离职的员工提供支持。”说得漂亮,但劣势已十分明显。

据悉,为了进一步达到降本增效,花旗行政总裁简·弗雷泽还在寻求精简花旗集团庞大的全球业务。其实,花旗银行早就已陆续退出一些国家的消费者业务。2022年12月,花旗集团表示将逐步关闭在印尼的个人消费银行业务,预计影响约1200名当地员工。

去年8月21日,花旗银行公布,将自22日起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美元和欧元兑换服务。11月20日,花旗宣称已完成向大华银行(UOB)出售在印尼的消费银行业务。此外,还有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零售银行业务都已完成出售,接盘方为新加坡大华银行。花旗在亚洲、欧洲、中东和墨西哥等地开设的14个零售银行业务,已经关闭了其中9个。

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1月16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年会在‘重建信任’为主题,非常契合人们的关切,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共鸣。‘重建’一词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信任曾经广泛存在……其二,现在信任之基遭到了破坏……其三,重建信任尤为重要,无论是克服现实的困难,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都应当放下成见,弥合分歧,团结一心破解信任赤字。”

最后,李强为大会祝福:“中国农历龙年的新春佳节就要到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龙代表着祥瑞、智慧和力量。面对共同挑战,希望国际社会各个方面都能带着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以龙腾虎跃的姿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引来一片掌声。

中国甲辰年,龙行龘龘,百业兴旺。花旗为何关闭在中国的个人消费银行业务?如今还准备全球大幅裁员?而那些在“帝国余晖”及债务寒冬下的美国银行,龙年会好过吗?